



22.6523

0032.073

214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
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
食不逞味者以一方未剋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卽
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
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
詔効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
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
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
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
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

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
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
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
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
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
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
名著於景鐘名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
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
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
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
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
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
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忤者或有
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王立
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
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
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
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致冒其醜而獻其

忠知必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
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 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
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是故孔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
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
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
之昔周公用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
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
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
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
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仍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
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
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
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
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
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
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
君臣之晏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
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
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

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
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
太陽雖不爲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
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
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
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
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悲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也臣之愚蔽固非虞
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
臣慙慙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伫之心敢復陳聞者冀

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棗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

盛道僕譖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嘆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

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尙
蘭茝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
發眾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
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
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掄揚大義章
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
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
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
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
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
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曹植句

典論論文

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
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
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
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
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
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楸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
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

竝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繫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豪氣然粲之匹也如
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
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
能持論埋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傳也常人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
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也以氣爲主氣之清濁
有體不可力疆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

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
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
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
多不疆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
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
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曹 罔

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甯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其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鵲鳩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閭牆之忿不

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包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

張諸侯傲而復肅一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
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
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
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二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於戰
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
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
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述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
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
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

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
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施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
舟江海捐棄楫櫂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
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
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
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
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

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
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
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
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
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
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
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
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
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
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

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
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
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一傳非劉
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
十上下無別權俾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
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
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
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
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
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

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

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帝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作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

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士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

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繫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時事議

夏侯元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任事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於官名斯任官可知

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

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

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奸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

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黜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凋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黜縣良吏往往非一黜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黜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黜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合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

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

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遇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而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天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書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

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止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煥然流漓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醅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

識一概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

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感元黃耳務淫哇滋味剪其府藏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

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顯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物至微妙可以理

知難以日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兢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以未效不求不求者以而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元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以羨門比壽

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對儒自釋

晉曹毗

或問曹子曰大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絕迹標
竒松以負霜稱雋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
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
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
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竒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
楊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
固有以騰廣莫而萋菑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爲
已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

元韻淡泊逆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栖之迹不
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
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
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駮駟之
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蕢之量而塞北川之洪
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於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
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
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
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克勞府對羣物以耦怨叢者乎子不聞
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竒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

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
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元圃蔭
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雋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鯁者矣蒙竊
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旣闢陰陽汗浩五
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安以瞻
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往
之智狷介者守一力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
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
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
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元教夕凝朗風

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典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
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
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於川方將舞黃虬於慶雲招儀鳳
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闈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眞
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
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

抵疑

夏侯湛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
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歧嶷弱冠而著德少
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

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變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廻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

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日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

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卻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賈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

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元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嬰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

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
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暫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
峻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卻
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澗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
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
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
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
有常道法有恆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
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胥宏風長譽推
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元

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
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
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
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
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
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
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勲抵排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欲
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元白冲虛
仡爾養真雖力挾泰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
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躒滿結躒先結切鄙事取才進

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游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寧戚之迓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寧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

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鈇刀不能入泥騏驥驂騑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尙隱游

以微文傳說操築以寤王甯戚繫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
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
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
雄覃思於太元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二點於士官僕雖不
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昆弟誥

夏侯湛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瑄謨摠瞻古人有言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
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於訓籍傳於詩書者厥乃不思不
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

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
左右漢祖宏濟於嗣君用垂祚於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
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於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
用康又厥世遂啟土宇以大綜厥勲於家我皇祖穆侯崇厥
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
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
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圖緯六藝及百
家眾流罔不探蹟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
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
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

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耐於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於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睿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實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實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齒齒則受厥教於書學

未遑惟寧啟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尙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寶母氏是憑予其爲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散穆于九族乃高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於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瀆英哉文明柔順婉乃沉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

哲寅亮揔其宏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
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
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
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
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怠于厥身而
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迨改
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穆厥乃口無擇言柔惠
且直廉而不劇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脩身在愛
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湛曰

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恆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
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
俞身不及于人不致墮于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
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
亦昌言謨曰俞無忘于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于虞湛曰
俞總亦昌言摠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
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
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
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放達論

戴逵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族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中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尙譽者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

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曰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備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尙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亳州糾曹廳壁記

唐 陳章甫

漢官儀郡王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兵牧無政蒼生有瘼則天子責我汚吏侵人奸聲載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述職曹有留事則二千石責我役奪人時官有虐蹟則黎元懟我由此觀之錄事參軍待責之府也所以天官署吏獨難其人觸邪外臺禮隔宜矣宜斯賞拔多至重官譙臺郡上應心月禹貢屬豫州分野隴西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盼壁間歎曰官猶四序成功者去屋壁無記吾將安仰始編舊政令予敘之

諫武后疏

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及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以攻戰天下已平則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旋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則復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樂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瀆精流糟粕棄仁義尙爾

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搆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卽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下寬大之令流廢音廣然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奸險之鉞及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疏奏后善之

亳州乞致仕第四表

宋 歐陽修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尙茲再黷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

俯深隕越臣某申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辯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効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旣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故再殫悃悃仰冀哀矜伏望

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
俞俾還穎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
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尙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
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以終晚節永荷宏施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歐陽修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
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
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
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
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

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
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
爲脚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
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德臣
以孤危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
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譙縣創建尉廨記

元張瑾

夫生齒蕃聚必建官設屬以什伍之布教宣化迺有廨居以
尊異焉蓋民非官則擾官非民則褻擾則宜治褻則當崇古
今通義也粵若譙邑畫疆百里土沃俗阜視古侯國白金季

板蕩殘於兵盜遂致荒墟又與宋壤比時有我元汝南忠武張王來戍於此宋人怖威不敢窺境遺民遡風襁負還業以寧其居月益歲盛而克復其舊焉後賢牧繼治官方物宜致用悉具今已六紀矣然而一尉每倅就民廬羈棲更多尹莫有舉者庸非漏典哉至正壬戌良月永年王君正作斯邑治尙簡靜黎庶歎之一日履視前政知尉廨久曠愀然不樂適窶民自言故宅當縣治之西願售者君釋然曰此卽吾之尉廨也與監縣伯俞判簿祁仿合心計畫用楮幣一千六百餘緡以購入焉當舊四楹改塗易檐以正官署推羨財創兩廡以庇吏卒大門南喏垣周繚匪踰匪墻厥美適中而王君可

謂知先務善於其職者矣抑嘗論之尉之職主於盜而縣務勿預盜之興不由尉而尉爲歐之是尉縣一體也世之爲縣者多與時興師而不相卹何哉盖由縣責尉歐盜之勿勤尉亦責縣之不以禮相善遂致乖刺雖文移小失猶苛責不容又奚顧尉之無居也哉今王君乃以掇治縣餘力以成斯宇是能通一體之情以相卹而尉亦能勤以相輔而見報也不其美歟噫後之爲尉者宜盡歐盜之方以忠吾職毋以縣之不禮而自怠爲縣者當潔其興盜之源以自勵毋與尉齟齬而不相卹俾縣尉合一則民盜戢矣居斯堂者若乃玩常踵故靡冗率畧姑道公譴於文移則非王君之所望也廨旣落

成尉李彥澤介友人孔元叔求予誌其創建之由於堅珉以垂永久遂序其事以爲之記

亳州興造記

明王 鏊

亳故湯都今城東北一里而近有湯陵三十里而遙爲桑林之野桐宮穀熟往往而在春秋時爲譙邑秦漢而降或爲縣或爲州或爲郡爲軍爲國紛更不一明初復爲縣隸河南之歸德洪武六年改隸鳳陽之潁州迄今百三十餘年矣其境大貨穰將強卒武不爲尊官無以鎮之宏治丁巳巡撫南直隸左副都御史當塗李公以聞詔陞亳爲州體視大邦時東魯王侯泝以選來知州事喟然嘆曰茲惟殷之故都今詔所

陞進而卑陋弗飾予何以視事於此乃鳩材庀工以興壞起廢爲任謂教化莫先學宮乃重新大成殿飾孔子諸賢貌像建明倫堂關射圃繕黌舍又築郡厲壇於城之北社稷壇於城之西風雲雷雨壇於城之南又作城隍廟寢東西二十四司又以分司不足以貶使節乃建總司於分司之東府館於州治之左又作預備倉若干連軍儲倉若干連官廳公廨各一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改作州治前堂後寢左庫右廳東西列吏舍後又作庫樓二重門固鑄用戒不虞經始丁巳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數學有次享祀有所賓至有歸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聽斷承委各有寧宇其所建又皆高廣宏敞

丹雘煥然遂非昔日之毫矣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璧之費至
有千萬役亦大矣而治之有法故財雖費莫知所從出行之
有漸故力雖勤莫知所勞也侯於是可謂有功矣昔者孔子
善子路治蒲而孟子譏子產不知爲政則邦之改作亦有所
不得已者乎夫不得已而不已者侈不得已而已者怠侈固非
也怠亦非也若侯之作其宜然乎可謂知爲政者也於是州
之士夫咸來求予文鑱石著侯之功使來世尙有考也

亳州公齋紀事序

羅萬藻

公齋紀事者葉奕武先生戰賊全城之始末也賊發於秦蔓
於晉豫楚蜀之間如癰之滯無不靡潰再出入遂復突汴東

南行陷霍邱陷穎乘勝圍亳當是之時賊視亳直舉鞭蹙之
耳先生顧能以亳戰且三戰三創賊以去亳竟以全夫前此
之戰賊者大小不下數十斬捕奪獲張皇露布不爲無有然
合五撫之重禁旅邊兵諸道之選鋒勁騎無不畢屬十年以
來戰勝之賀不勝敗績之書亦可見矣先生東門之戰迫而
撲之背城之計節短勢疾使賊無所用其速而後我得舒吾
謀此一局也再戰則益裕矣屯兵義門使賊失氣以去而但
以密計夜半掩擊之俘其僞王子又再戰則但以義兵三千
扼之界上爲祖帥指授地勢敗賊於穀熟村斬級千餘豫遣
鄉兵扼盧家原賊乘夜復趨亳復大覆之蓋三戰而益整以

暇此非有三邊五督之重兵足雄一道也亳於鳳獨無屬邑
州守之令非有上方可挾以震讐其部眾也讀其紀事蓋先
生初入亳已知亳必有兵事而其地爲二陵門戶之衝則宿
兵尤急甫下車卽加意清里役鋤強禦增城堞濬濠水而遂
請設營伍兵故先生用兵之意非始於賊至之日也寇至逼
大梁檄募鄉子弟爲義兵推以血誠而單騎詣各村俾就附
近保聚而選其少壯立統領遇警則與義兵相應此可謂知
兵之本矣合觀先生前後輯主客兵使無譁者再權也下令
避難者不負薪穀而至城不啟薪穀滿城下奸人不得闌入
畧也定營規別城夫部勒守禦分布械器定也召揮使以下

登陴而盟之激以忠義誠也約法三章肅也夜出三千人從
數里外作馳擊狀聲言淮兵援亳隨止弗入而出堞夫一夕
遍豎淮兵旗幟已乃大揚兵循環絡繹賊不知所爲用虛也
禁搜捕割級不爲賊毆民伐謀也之數者雖古名將用兵出
奇制勝未必能兼有之而先生隨方合變常克自見其有餘
何哉自有流寇以來發策者動以虞詡朝歌張綱廣陵方平
益州爲言意獨責之郡守予顧謂此寇連合數省當如黃巾
三十六萬非得皇甫嵩朱儁輩一蕩滅之不可耳而予友章
大力扼腕時務斷謂朝廷當重州郡之權使得自用其財自
將其兵雖虜可滅由先生言之大力於施用可謂有其端矣

然予去冬上京自金陵渡江經寇所焚燬之地父老往往言
兵不殺賊其尤憤惋者云賊犯滁時當事者常令扎兵衝要
以扼其歸斷大木爲營四周以塹深廣泓然比賊至匝之一
矢一砲曾不敢施主將而下畫營赴塹以死或云當事者更
檄使無戰此未必然當是不能使之戰耳夫不能使兵以戰
雖推穀授賑掃境屬之猶不足恃而欲徒重一州郡何也予
以爲先生者自可辦賊而天下不皆如先生故欲重州郡之
權當先議其人得其人則所在州郡之任眞可以賊付之耳
今先生全境保民之跡具在皆可爲用兵者法故余敘其紀
事不厭其詳蓋如此紀事爲先生令嗣寶持伯仲所述兩兄

皆有異才寶持予年籍畏友也今已成進士

溫可貞

方伯李正屏定西錄序

兩粵昔稱多難之國而粵右爲最蓋自麗江之西迄於思明
其地萬山錯峙嵐霧中又水急多毒道途修險彼土司負固
抗逆已非一日往者盧蘇之禍田龍間黔首糜爛財精費累
鉅萬曾不能一灑象桂無甯宇而五羊唇齒不獲安枕蓋數
十年於茲矣今盧蘇雖平而思明之抗王章猶故也土目陸
佑驍悍聞於南其跋扈之狀當事久爲粵憂頃乃逞螳螂之
臂擁眾數萬內鼓三村四寨以樹威外勾周佑周保以張翼
掠思陵而執官奪印凌木管而刀石守貳至風門之戰官兵

三州志 卷十七
戕沒原野膏塗思陵幾於沉陸虐逆甚於盧賊粵東震驚九重赫然震怒一再命師諸大夫飲恨於疆場無不思滅此而朝食時方伯李公正屏以總轄司餉轉運靡不敷也調度靡不宜也劑量斟酌業殫厥心而制軍知重望若公鴻猷若公嘗耀撻伐於邊郵出湯火於秦晉蠹茲陸佑正公展布驥足之一時也於是以監督任公惟時溽夏瘴毒橫飛公跋涉間阻直抵巢穴且謂一鼓慮有差池而計縛乃可全活故馳招降之檄而逆酋黨散建綏撫之旗而脅從歸命縫信布之裾而數萬生靈死而得生無何賊佑計窮投首餘黨相繼就擒雪風門之恥報思陵之忿計日不過浹旬而西徼底定乃善

後之宜公猶惓惓於釋危疑置留守職綏彈壓兩爲之所方奏凱間公乃有晉藩之命粵民扶老攜幼攀轅墮淚欲詣闕借留而尸祝之士大夫詩章紀綠及夫女謳童歌依依在人心目間公以便省歸譙可貞覩其容穆如也聆其警欬祝如也方竊附於事大夫之賢爲桑梓奠安謝而文學諸生出定西錄及士民之歌頌囑余爲序拜手受簡曰先生不憚溽暑瘴癘厥躬盡瘁之義也不血甲士徼功好生惡殺之仁也平逆賊留多餉幾先如神之智也何疆不戢何圉不奠甯唯以造粵者造晉哉方今四郊多壘漸次平復而外甯必有內憂城社之憑奸廟堂之煬灶過於陸佑父子者多多矣正九重

倚重之日可貞將拭目以觀太平之宏猷而受祚寧祇兩粵已乎

侍御夏一無詔贈光祿少卿序

唐順之

皇帝御極之三年翔佚曜幽罔不蒐剔冢臣上言故御史夏之臣清勤許國註誤淪喪請贈光祿少卿制曰可於是宗伯稱詔下郡國表閭封墓一時里人縱觀悲喜外史曰噫嘻此沉珠而封其淵也夫泰否之機開於人人伸道道伸世交伸則治遞訕焉而之窮窮何伸也古之俊民咸思據偉長乘以英姿信効而永垂以發其晶雄之氣顧穎出而折君無特達之知相無意外之度使槁項黃馘於荒漠之濱碧血爲燐白

楊作倚然後徬徨歎賞欲市其骨而卒得一肢之用嗟何及矣此傷鵬弔蠅之臣悲嘯無聊而赴淵棄蔬者沉冥立枯而不顧也文帝悲李牧馮唐知其不能用以光武之明而敬通淪洛以死古今同一慨耳侍御公當神宗時三仕爲令種花拔薤爲桐鄉及簪筆文石埋輪都亭欲以方剛之猷澄清江漢一麾去國非抉領下之珠而驚而寤也非繫池邊之罇而遭其啄也乃憐者不敢力而忌者不欲力其陽鳴秋橫者斂爲壺中之烏兔爲霖爲雲之淵徒沾之鼠姑竹籟之間飛揚煜燿盡銷之南宮之片石北海之罇壘年增志逝長於辭榮埋玉樹着土中噫難言矣使當年伸其開濟之畧出入承明

馳驅九域爲國宣政必燦然可觀旣以時移物易溯憶追歎
錫一卿秩欲易其南面王之樂何益然繫惟公不幸耳明明
穆穆之主無沉不升忠義皆彈冠而起而欲朽之英骨猶愈
於罔生之奸魄尙足衛人藜藿國家得無用之用至於閭黨
後生有所彝卽有所仰有所震卽有所思且歡然得見此不
伸之伸世何嘗不幸哉雖然公亦有不幸之幸方先朝虎翼
鳴張之日公衣繡持斧於其間執焉碎躬委蛇焉碎節必有
人道之患安能以遂臣爲高士卽今垂裳思治然上有委轡
下有如簧中鬲而外窳公有奉身退已耳誰復致憐故曰不
幸之幸噫嘻無用之用浮不伸之伸膺無幸之幸窮公於世

道同歸於誦而幾不可問矣悲夫

送劉使君還南海序

王寰治

嶺南劉使君毫人召杜也乃以言去位使君不職職驚也不
惋惋悽也憺乎其若未始有也夷乎其若解鞶厲不惜也而
毫人則若免赤子於懷奪冬日而置之重陰也室於嘆途於
咨市於語校於議一國若狂若索競齋壺漿枳公車仰吭鳴
曰縣官忘百姓耶監司忘百姓耶何予之餽而遽輟其鼎也
嘻稱量有衡是非有司乙爵之衡畸上而鵠鳥之司畸下下
不能忘言則百世之衡也我公之惠屈指更迭民請識其大
者鴻勞滿野蝗飛刺天桑林烟雨空濛棠樹之陰雲覆露毫

人之不致轉徙者使君能無焦勞乎參差之玉如筍踴躍之
金在鎔以色以柔我妣我式毫士之不至販羣者使君能無
型治乎邑無式閭之賓市鮮停車之彥凡冠蓋之倫皆禮與
體俱此使君延單父之堂上者也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一環
之庇致辭四阨之歸如鷺此使君保鄭郊之世賈者也桁楊
生塵犴狴欲蕪雖非桐人蘆獄之風絕鈔隊石覆盆之苦自
使君之視憲事獄有妖燐即不移之判爲山下令之源流水
滿百不留片言可折自使君之視簿篋案有滯牘即通神之
字滅袖投夜之饋自遠穩歸舟而載石惟兼兩之竹書清芬
始黥白首逾堅使君之清可以指水矣蒲堪就刈杖可梢雲

解三面而祝網安夜作而興謠漁陽載歌道州白署使君之
寬貞文饒後身也使君能於政能於品所不能者陽鱗耳而
當事者遂加夷光以黥痕題駮耳以蹇駑指揭車曰葦蒼目
孔鸞爲蒼乳是潁川渤海爲稗政也縣若者之是非以風於
有位不亦難乎且不爲使君地不爲百姓地耶民將叩九閭
肺石公迺然曰諸君大誤人間世是非亦何常是者非之撲
滿也非者又是之芻狗也余不佞何能越是非之囿卽詩書
所稱伏波之珠不疑之金第五倫之誣釋此不言今有懸魚
塵甑得無謂矯情乎却金封絲得無有射影乎拔葵埋肉得
無謂有私痊乎鄴令投巫我知其不免擅刑長孺發粟我知

其不免乾沒卽吾家寵選父老一錢恐亦不免簞簞之誦且天下事又何足語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庸詎知非者之非是耶庸詎知是者之非非耶南華仙有言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夫以無有爲有卽神禹且不能聽我且奈何哉南華奈何余不佞又奈何也余有先人敝廬在海曲老屋數間長松滿徑羅浮之月窺人草堂之靈誚客望五嶺如歲歸去詞染翰久矣乃徼惠伊人幸甚吾歸而裘褐脫粟以自娛赤腳長鬚以供役種秫可釀以供飲時狂歌短咏雜牛笛樵唱中回首折腰物猶恨其去我晚也維歲時登高麓北望而嘆諸君諸君亦登城臯南望而嘆我且勤父老辦

香吾何所不得於人間世也因大笑驅車去

明處士明洞配節婦芮孺人合葬墓誌銘

王寰洽

嗟夫此明節婦芮孺人合葬明處士墓也按狀公諱洞字哲夫始祖諱遠者勝國時由苑馬判改文階得百戶予世國初徙鎮亳遠生達達子三綏紀綏綏生昆及父景娶於甘生公公少秀穎書能備諸體二十年而節婦歸焉天性故勤惠閭以內蒸蒸罔間亡何而公告變二女離襁子才兩月娠孺人拊膺與公訣曰若生男吾不令若斬然抱恨生女且從汝地下汝須我因抱首痛是夕公沒實戊午三月也孺人幾絕者屢強爲公貌曰異日腹中藐孤得一當生面九月果舉子孺

人大痛曰天乎乃不令吾夫一提攜死也日夜抱孤朝遺像
稍長親爲授書芮故世伐母少慧識字知大義云家析產以
其孤也而漁之已又姑嫜歿業益落益貧孺人躬績紡軋軋
至丙夜手爲龜熒熒燈火一未亡人與藐孤影相吊也飲泣
茹荼不啻自口得一甘必獻公而後分諸孤蓋五十年如一
日焉撫弱孤絕憐若長安君有不惠卽譙讓不少貸輒流涕
曰若不樹而老寡母何以見而父以故孤能自刻厲補郡諸
生孺人爲灑泣公遺像前曰若亦知兩月腹中者備青矜稱
人子乎已復斂淚曰吾有以藉手地下矣郡長吏上其事當
道爲置楔旌焉孺人素健無恙偶患反胃諸生籲天求代竟

不起當屬纊時諸生泣呼曰孤在母將無懼乎孺人張目曰
吾以死許而父稱未亡人四十六年乃復懼耶兒誤矣嗟乎
此豈婦女所能道哉程嬰死於十五年之後於今爲烈彼固
國士孺人粉笄之秀永訣片語十五年如合券乍萌之芽鬱
爲蔥菁九京握手兩無所恨金石可銷此志不渝矣卽屬纊
數語定先慧者也嗟乎烈哉可以風矣公生於嘉靖八年正
月初五日卒於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得年二十九歲
孺人生於嘉靖七年五月十六日卒於萬曆三十一年五月
十二日年七十五歲女二一適芮國一適芮階皆先孺人卒
諸生名朝望娶於芮孫男三德明德盛德新將以三十一年

十一月初八日合葬於臺之西祖塋之次而諸生來請銘銘曰未亡者亡常存者存翠柏猶彫白日不昏萬年斯安繩繩子孫

祭義烈于氏節婦文

王寔洽

噫嗟傷哉天乎古今載籍之林譚節義事大都有兩含毒裹刃捐脰絕號大棺同穴惟恐後之一何慷慨賦詩墜崖還屍字成青陵自投車輪速盡一何從容未有一夕中以從容爲慷慨成千古之義如烈婦者也方宜之君以書生謬爲守藏吏奸胥大猾利其孱嚇以乾沒貸金錢無算一旦刺史按籍亡數百金被重法入而環顧立壁洗橐出一語向索誅詬立

至急之則死豪緩之則死法徘徊轉側計畫無復而烈婦楚楚儒家子慮不能一鳴肺石又不能共豪猾戴天亦計畫無復決計投繯同歸自矢此際卽吳兒木腸百端交集乃宜之君方作書辭故人而烈婦粉墨約素供食對案無異平昔焚楮辭先靈神祇然後引首就經若旅人束裝負擔且當此時宜之引決烈婦一刻後繼卽此一刻後遂成其夫九幽之感而烈婦不先不後使宜之目未瞑而念死形未冷而心灰數刻之人卽慷慨卽從容倏然去來之際超然愛慾之波可以動天地可以泣鬼神可以烈壯士之腸可以墮英雄之淚故上虞死孝而烈婦死義桂娘死忠而烈婦死義韓市死俠而

烈婦死義樓中自經驛舍痛絕死情而烈婦死義歌兒斷頭
馮妻墜臺死勢而烈婦死義東海致旱張女雨雪死冤而烈
婦死夫之冤以成其死義蓋烈婦視其夫非有二豎之嬰金
革之變非有祝融陽侯之禍徒以負心逼計惟捐一死以
謝里猾此時旁觀指髮裂眦而烈婦以三十年依倚之天挽
留無術圖回方寸不可不死不能不死惟有一死謝君以全
義義在天地不朽而烈婦聲施亦不朽義在人心不磨而烈
婦之精靈亦不磨乃知此曹羅刹兇狡不過成烈婦義耳烈
婦與宜之當長笑九京俟神理一爲洗雪然後連枝比翼了
未盡之緣而明使君方且式廬方且名里義夫韻士歌咏表

章義烈之誦萬斯年與令女無疆復何恨哉復何恨哉某等
生同里閭非有骨肉之素葭葦之誼義激於衷涕不自已相
與採江芷與山薇而薦之烈婦其連翩從雲中來顧也

議禮奏議

薛蕙

臣薛蕙謹奏爲典禮事臣聞帝王之職以禮爲大生民之道
以禮爲急蓋名分弗踰則神器始能自固彝倫攸斁則人類
無以相安試觀立教範俗之君率先安上治民之典是以舜
敘五禮而天秩明周定一經而王制備知天秩者不敢容有
我之私尊王制者將以建惟皇之極故爲國病乎無禮而君
舉期於可書恭惟皇上受先帝之遺繼祖宗之統天人之心

允叶則社稷之福彌昌迺若春秋大郎位之旨則授受之道
既明按儀禮爲人後之文則特重之義斯在以至考歷代
相沿之故旁證先儒足據之言凡有載於舊章罔不合於今
日事多前鑒禮豈外求不意無識之人猥倡不經之論背違
古訓惑誤聖明遂舉國家非常之儀不若詩書所稱之美蓋
有識者方竊悼之逮新制之再頒尙流言之未已恣加狂悖
巧眩聖明致宸斷之依違滋羣情之惶惑臣惟賤誅貴者禮
之所非新聞舊者傳以爲刺率後人等之細故而古者表曰
大閑况於帝王之尊並乎天地宗廟之重通於神明稍有紛
紜殊乖嚴畏繫皇上纂承於初服實列聖締構之遺休謹視

孝昭宜用漢宣有司之奏竊譏哀帝無忘魏明後嗣之規俾
大禮之不愆在小人之勿用不勝憤懣妄加討論匪將折諸
臣所指之非庶幾究古人未明之蘊倘或經於睿覽容有裨
乎聖聰伏望皇上辯爲後者斬不可貳思典祀者服不可豐
行禮而觀會通益隆宗祀之孝正經以息邪慝大爲世道之
防臣無任激切懇欵之至謹以所著爲人後解爲人後辯辯
某等所論七事隨本開悉親齋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爲人後解上

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必以尊服服之
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爲人後支子

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受重者何祖之祀也祖之祀爲重奈何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穀梁子曰無祖則無天也祖之祀不可以絕故同宗後大宗者承祖之祀也然則同宗不可上祭其祖乎同宗者小宗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故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同宗爲後於大宗然後正體主祀也祀祖故成宗成宗故收族先祖不得則不祀族人不得則不合後大宗者也受重何爲以尊服服之無重施而輕報繼宗子之體傳先祖之祀敢不重乎故曰禮以飭情受重服以尊服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中心以爲至重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何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郡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宗何爲大小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曰別子爲祖

何也諸侯之庶子爲後代始祖也此庶子也何以爲別子庶子者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曰別子也其曰繼別爲宗何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其族人宗之百世不遷大宗也其曰繼禰者爲小宗何也別子庶子之適子世繼庶子爲其昆弟宗之五世則遷小宗也特重於大宗則何爲降其小宗禮不貳隆厚小宗斯怠大宗矣嚴其私尊所以嚴至尊也小宗者爲人後者之父母也父母至尊也子可降乎禮之降父者衆矣有所屈也父在爲母期傳曰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傳曰旣嫁從夫不二天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一

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皆聖人制禮之盡而細人以其爲薄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人斯賤之矣野人皆曰父母人亦弗異之矣都邑之士知尊禰者家無貳尊也大夫學士知尊祖者敬宗所以尊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太祖始封者也於是祭五廟矣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始祖感天而生禘則以祖配之於是祭天矣故德彌厚者及彌遠德彌薄者及彌近尊者尊統上上言遠也大宗者統百世者也卑者尊統下下言近也小宗者統五世者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收族者有收族無尊統則祖禰亡祖禰亡則宗族亂宗族亂則人道滅是故大宗不可絕而聖人爲之立後也適子不

得後大宗何也適子傳小宗之重合五世之族不可廢也故
曰適子不得後大宗支子可也支子得爲後適子不得爲後
禮必若是乎禮有重義有變禮有兩重有重多夫輕者矣義
有億變有變得乎正者矣適子不得爲後小宗之重者也大
宗不可絕大宗之正者也義正則支子爲後正不變者爾義
變則適子爲後變之正者爾是故君子擇重而不泥於輕處
變而不拂於正也

爲人後解下

禮之所以立後者重大宗也曷言乎重大宗小宗無子以爲
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子以爲不可以絕者故

必爲之立後小宗不可以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何爲後大
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其重本奈何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
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猶存也尊者存
焉爾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
不絕大宗無後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者重絕祖也
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何以爲卿大夫之禮古者公子
爲卿大夫及始仕而爲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
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絕益知
天子之不可絕矣天子之不絕奈何大宗者繼別云爾尊之
統也收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諸始祖始祖受諸

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收族者也饗百神以爲天地社稷主也育萬物以爲天下君也此天子之禮也莫甚於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可絕也者始祖之統可闕也同姓異姓之治可不辯也天地社稷可無主也天下可無君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適子不爲後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也適子不爲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焉耳明小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大宗之統爲尤重矣明大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爲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

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其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二君專其親嫌於二祖故諸侯適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地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爲人後之義者措諸天下無難矣

爲人後辯
自古帝王無嗣諸侯入奉大統皆遵爲人後之禮蓋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所以嚴守禮而明執義也屬者皇上繼祖體而承適統此爲人後之義坦然明白無纖芥可疑者乃有二

三臣者詭經叛禮托言造說以熒惑聖聽夫經傳纖悉之旨前代浩博之故彼數臣或未能諳其什一遽欲恃小慧而逞夸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皇上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禮適子不得後大宗有二子而後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此則程子長子繼祖之說可據也然前乎程子亦有言之者也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魏劉德問田瓊曰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以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爲禮如之何答曰以長子

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庶子還承其父范汪曰若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汪子甯以爲父母生生緒莫大焉夫適子存則奉養有主適子亡則蒸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適之文若無大宗將不得收族矣小宗之家各統昭穆何必亂乎汪曰大宗者人之本也尊之統也人不可以無本所以立大宗也上理祖禰尊尊之道著矣下理子孫親親之義明矣旁理昆弟天倫之理達矣存則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導以德行別以禮義沒則禘祭大宗陳其親疏殤與無服莫不咸在此則孝子之事終矣生人之

道竭矣小宗之家五世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爲重乎此三說者惟諸父無後祭於宗家之義可以施之臣庶其餘可謂得禮意矣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則一矣而禮適子不得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係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矣此弗忍薄其親而忍薄其祖也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今將議天子之制定宗廟之禮而所執者祇野人之見耳此學士大夫所不取也又曰爲

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授受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曩者歐陽修之說其悖理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理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猶爲之子故耳傳乃明言若子今日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理二也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理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自古立後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

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理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理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以邪說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何者適子終輕於祖統爲後必重於大宗適子輕於祖統則不得守繼父爲後之義爲後重於大宗則不得遂出後顧本之思於是又倡爲邪說曰夫統與嗣不同今之說議者不明統嗣之義以爲皇上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可以悉廢爲後之說而適子亦不必說矣此乃自古所無之邪說也然其牽合傳會眩於名實使聽者知其非而

不能自解也今不辯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而不可絕乃爲之立後以嗣之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不繼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彼謂繼統不繼嗣而不知繼嗣正所以繼統也故禮之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者繼統也統與嗣非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以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爲禮之意不亦善乎抑成子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未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

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官受之君故穀
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以
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禮明而
禍亂亡今說者云倫序當立斯立已是烏知禮與春秋之義
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繼者此遭
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於先君則
子也故可不考後君而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
宣宗是已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
也今皇上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
爲易辯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此其微意可

識已蓋昔之爲邪說者懼壓於大宗欲貳於所生猶重爲後
之意今之爲邪說者惡妨於大宗欲一於所生遂啟伯考之
謀故曰繼統不繼嗣乃自古所無之邪說也辯某等所論七
事其一謂陛下遵祖訓當立得天下之正竊觀某等之意蓋
以祖訓惟有兄終弟及而不言立後故爲陛下卽位實遵祖
訓兄終弟及之義而不當爲後此不詳考而妄稱說者伏讀
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適母所生者此則
朝廷同母之弟先帝次子仍上考先帝先帝本支不移遠屬
又安用夫爲人後改私親之禮耶是則祖訓之旨與今日之
事頗有不同非如某等之說也其一謂陛下入繼大統非爲

人後臣觀自古帝王之朝不無邪佞之人未有如今日之數臣者也蓋前代導諛時君者雖至於以稱親立廟爲宜然未有進非爲人後之說者此不惟鄉者邪佞之人猶賢於數臣亦可見當時之禮義素明議論有法而小人者自不敢出其臆見肆其邪說也今某等謂入繼大統非爲人後不知出何典據古之帝王自藩府而入繼者不可勝數不識有一君其行事若此者乎固未之有也斯禮也臣爲人後解備矣請復言之夫禮爲人後傳言受重何也蓋謂受祖考之祀於所後也大宗之家政皆所受者而以祖考爲重也故大宗有子曰傳重無子同宗入繼亦曰受重至如漢文帝讓位之辭曰奉

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位宣帝朝有司奏曰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帥丹告哀帝曰今陛下繼體先帝承宗廟社稷天地之禮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帝祭入其廟漢之議論往往若此皆原於爲後傳重之義以此見自古繼統者蓋以奉祖考之祀所以爲人後也此乃聖人立後之本意某等謂入繼大統非爲人後其於禮之本意曾莫之知尙何以多言爲哉又謂仁宗親命英宗爲之子而孝宗未嘗命陛下爲之子往者禮官辯之曰選立旁支或先俾王宸位於生前或遂令主宗祧於身後非謂生前爲子者可謂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其說不爲不明然而未盡也按

晉杜瓊曰夫所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旣沒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臣按禮文意正若此特後之人多失於別而言之耳子夏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明爲人後者實宗子已沒而族人立之非宗子存而立之也以是言之仁宗養英宗於宮中乃立嗣耳及仁宗崩而英宗繼統斯應爲人後之禮也故生前爲子者但曰立嗣而身後入繼者始謂爲人後今某等以孝宗未嘗命陛下爲子因曰非爲人後此正不知爲人後之禮也或曰仲嬰齊後歸父此豈旣沒即曰歸父亡無後此與旣沒不殊也故魯人使嬰齊後之抑豈命於歸父乎又云孝宗傳位武宗未嘗無後以爲陛下不當復爲孝

宗後故嘗引與爲人後者以惑陛下與爲人後諸臣已辯之矣臣不復言臣按東漢和帝肅宗第四子也永元十六年崩少子殤帝卽位二年崩鄧太后立清河王慶子祐是爲安帝清河王慶者亦肅宗子也安帝於肅宗爲孫於和帝爲兄之子鄧太后先拜帝爲長安侯乃下詔曰先帝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冀望成就豈意猝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長安侯祐質性忠孝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祐禮昆弟之子猶已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祐爲孝和帝嗣奉承祖宗竊惟安帝入繼與今日之事最爲相類蓋和帝傳位殤帝猶孝宗傳位武宗

安帝不以有殤帝而仍和帝嗣陛下不以有武宗而仍爲孝宗嗣可謂宜於今而不悖於古矣詔引昆弟之子猶曰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皆可爲今日之據者乞陛下觀此則爲後之義可以判然無疑矣其一謂陛下當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首日按宋眞宗咸平元年詔議太祖廟號稱伯臣請辯之按咸平元年李宗訥請太祖稱伯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王父母以此觀之惟父母得稱考妣今請禮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卽依爾雅之文事下尙書省議張齊賢等言前代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又禮云天子絕期喪宗廟中安得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稱者蓋禮

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太祖並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母之文本不爲宗廟言也齊賢之言未爲不然迺後禮官用唐中宗之禮稱太祖曰伯考當時從之殊爲未安蓋太祖受命造邦爲祖宋太祖百世不遷古雖有稱伯者然不可施之太祖也其事詳具宋史某等略引文獻通考又不知所爲廟號者但言禮祖而太祖但議稱伯非廟號也迺謂議太祖廟號其疏謬如是至欲以當時論中宗睿宗例孝宗獻宗皇帝其佞益甚矣中宗崩無後弟睿宗卽位傳之元宗元宗睿宗子也稱中宗曰皇伯考蓋以受天下於其父而其父嘗爲天子也向使睿

宗未嘗卽位元宗繼中宗之後其稱謂亦得如前所云乎然則孝宗之視中宗與獻帝之視睿宗豈可同哉臣懋考前代之君以諸侯之嗣入繼而稱天子伯考惟元魏莊帝卽位追稱其父彭城王曰皇考改稱高祖曰伯考此豈中夏天子習見禮教知畏名義者所爲耶於時臨淮王彧諫曰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爲子道高祖之與聖躬親實猶子旣纂宏業豈宜加伯考之名歷觀載籍未有此事曾謂二三臣不如元彧乎穀梁子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記曰尊尊親親人道之大也然君子恒屈親於尊者蓋閨門之禮以親親爲主宗廟朝廷之禮以尊尊爲主親親者私情也尊尊者公義

也安得不屈親於尊乎今日所議乃宗廟朝廷之禮穀梁之言正所當法夫孝宗尊也君父也獻皇帝親也臣子也今欲改孝宗伯考之稱特欲成獻皇帝皇考之名也予奪之間屈伸安在傳言不以親親害尊尊者顧如是乎不惟是也夫以太祖太宗之統位數傳而至孝宗武宗此統緒相承之正也今日獻皇帝旣擁天子之號復當皇考之親則獻皇帝之尊全矣名雖不繼獻皇帝則眞繼獻皇帝也孝宗伯也武宗兄也不言而自絕矣處獻皇帝於全尊之地陷一宗若閨位之君嗚呼此豈臣子之所忍言乎臣於是竊有感焉記曰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以此防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況在臣

子敢忘所天夫二臣者爲孝宗武宗作養拔擢之臣也今出言至此其不忠二宗甚矣豈能忠於陛下哉願陛下少加反覆之思必將洞悟二臣之奸矣其一謂陛下宜直稱皇考恭穆獻皇帝暨聖母章聖皇太后不宜上係本生二字首曰謹按禮經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此某等欺陛下也某等蓋誤用歐陽修之說而曰謹按禮經不知是何禮經其欺陛下一至於此夫禮無本生父母及所後父母之文惟歐陽修濮議摘喪服傳爲所後二字迺曰所後父母因開元開寶禮文有生父遂每以所生所後父母爲言使所生父曾見於經修已據之爲當時稱父之說矣今某等但知剽竊濮議而未

嘗深考輒曰謹按禮經甚可笑也如此人者而陛下用之議禮過矣臣惟今日本生皇考之稱視前代已爲過厚而皇上之心亦不俟必去本生二字亦非陛下之忍爲此也實由壓於祖宗至尊之統迫於天下至公之義而不得遂焉耳某等又以陛下爲孝宗後則獻皇帝終於無後夫某等於獻皇帝可謂盡心矣於孝宗無後何獨翹然乎臣謂獻皇帝不終於無後也何者使陛下試思之曰昔先王立朕以繼祖宗之統而孝宗遂爲有後今朕立宗室以繼安陸之封則獻皇帝以爲有後矣嚮者諸臣亟請立後安陸正欲使獻皇帝之有後亦如孝宗之有後斯固聖人爲禮之善而兩得其當故前代

之君入繼正統者皆擇親族以紹本封蓋爲此耳伏望聖明留意其一謂新詔成陛下絕親之過兩考之嫌臣謂新詔稱本生皇考本生父母明言本生豈爲絕親又以本生本爲制服而言不可加之尊稱禮之喪服初無本生而前代有稱本親者而本生皇考義實相同加之尊稱未見不可又曰令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必艱然不從而況加之萬乘之尊乎異哉某等之激怨陛下也昔者戰國姦人飾可喜可怒之說以感動時君使時君墮其術中不意二臣遭此聖明之朝仁義之主而祖戰國策士之故智也凡二臣之言大率類此陛下不可不察且漢之光武旣考元帝復私考南頓獨非萬乘

之尊乎然自古以來蹈於兩考非禮者率由人君欲隆其私親而臣下不能堅守禮義也某等又設爲陛下侍於孝宗獻皇帝之事以爲孝宗不欲子陛下獻皇帝必欲子陛下此言本無足辯亦不可不辯也臣惟孝宗及獻皇帝皆灼知祖宗大統爲重任在孝宗必樂得陛下以爲後在獻皇帝必不專待陛下以爲後也某等又曰先王制禮質諸鬼神而無疑凡某等之言聞諸孝宗聞諸獻皇帝必將薄之顧曰質諸鬼神而無疑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二臣之謂矣至謂可復改詔詔如何改也但有改而從禮未有改而從佞人之言也其一謂陛下宜責名實全兩宮之孝以爲昭聖皇太后於陛下實

非母子章聖皇太后於陛下實爲母子今名實未應是不知名實也夫爲人後者實也私稱所後曰父母名也出後於人實也私改稱其父母名也此皆隨實而立名有其實者有其名亡其實者亡其名也今陛下入奉宗祧禮不得不爲昭聖皇太后之子廼曰攘陛下爲子可乎至謂昭聖皇太后何嘗有子陛下之心又謂陛下之立實遵於祖訓而皇太后固不得專制干預此二臣之言狂悖之極無所忌憚臣竊謂不誅二臣則陛下之心終不白於天下且昭聖皇太后遭先帝崩殂屬心於聖明天下臣民無不心知之顧曰未嘗有子陛下之心是欲絕於皇太后也當先帝旣崩陛下未立是時皇太

后不得專制孰得專制乎公羊傳曰夫人與君一體也今二臣不有皇太后蓋不有孝宗也可勝誅哉臣惟昭聖皇太后有不可忘之德有不可加之尊此陛下諒已知之惟能推廣德心則孝思不匱矣臣試舉一事明之如今近者上昭聖皇太后徽號次日乃上章聖皇太后徽號惟此先後之間卽天秩自然之理人情自然之則不可紊也願陛下致察於此識之於心而推廣之凡兩宮之禮率視此爲法斯乃大舜察於人倫之事也抑臣又謂尊貴服禮義之則故凡庶有率從之化宮闈著雍睦之風故邦國成儀型之化此先王正家以正天下不嚴而治之道也舍此而他求雖家給而日見之終亦

無益於治也陛下誠致底豫之孝則萬方蒙至治之福矣其一謂陛下誠宜別爲獻皇帝立廟於大內引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臣按記所謂庶子者蓋指世子父之庶子非支屬之庶子也故鄭元註曰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正義云嫌其不得故特明之宋劉敞七經小傳云禘禮不王不禘此一句當在前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又曰庶子王亦如之註云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在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元吳微纂言以做說爲是此又以其文意不屬而定爲錯亂也某等但見禮言庶子

而不知所指謂何遂舉歷代之誤以爲宣帝考史皇孫光武考南頓令皆應立廟豈不謬哉又曰陛下富有天下宗祀百神可容無一室之地以祀其禰昔光武立節侯以下四親廟於洛陽其後以張純朱浮之言改從南陽章陵祭祀洛陽之內豈無一室之地耶師丹告哀帝曰陛下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禮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帝祭入其廟其言約而盡矣伏望皇上勿惑於某等之說於立廟一事更加三思以師丹之言爲念以光武之事爲法臣不勝至願臣嘗觀自古傾側利口之徒其人之忠佞事之是非已無足論但其辯駁深刻猶足以持其說而文其奸今某等畧無學術議論不

根如指本生所後父母以爲出於禮經宋禧宗號以爲太祖
其他膚淺不可殫舉若此者雖欲自濟其姦且不足尙何議
禮之云耶觀其七條妄引經傳剽竊小說意謂可以欺罔聖
明虛喝當世之士此其設心豈不可羞之甚哉惟陛下詰其
欺謾之說責其註誤之罪使凡姦邪之人皆知所懲其於世
道尤爲有補爲此親齋謹具奏以聞

議禮述事

薛泰春

夫朝廷當大事議論未定之際必有一二小人窺度上意不
顧正理妄倡邪說以逢迎覬覦希圖進取卽有眾君子盈廷
勇於爲義竭力諫諍不惟不能轉回且開妄議之罪蓋邪說

每易於惑人而忠正卽難於利聽况繼統一事所關匪輕天
命有歸非人力所能奪也嘗讀宋史趙普違昭憲太后之遺
命以已誤豈容再誤之說復太宗使藝祖正統幾至斬絕至
高宗無嗣而孝宗繼統孝宗實藝祖德芳之後也按明史至
成祖革命使懿文正統幾至斬絕至武宗無嗣而世宗繼統
蓋世宗實爲懿文六世孫也由此觀之承繼之中不有一定
之理乎當夫世宗繼位之始首議興獻王大禮諍臣據理而
陳詞者禮部尙書毛澄會公卿六十人上議以孝宗爲考稱
興獻王爲叔以蓋王子崇仁後興獻王皆確有所據觀政進
士張璠南京禮部主事桂萼窺伺上意悖亂正理妄具邪說

乃云皇上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宜直稱興獻帝皇考
興獻后聖母不宜上添本生二字上詔璫萼加官增爵又賜
璫易名孚敬如此不特廢爲後之禮幾使成祖正統從此而
斬是以侍御史王元正於金水橋期會狀元楊慎與羣臣喊
奏奉天門哭聲震闕奈聖意聽璫萼之奏堅決不移而以獻
帝配天嗚呼自有此舉所失甚大我考功憤璫萼之邪說痛
羣臣之奏不能悉其源委徒紛無益遂疏爲人後解爲人後
辨大意云繼統所以繼嗣反覆引證逐條伸辯解說詳盡直
心正氣欲感悟帝衷匡救大禮之失噫父子天性之間旣錮
於私情又加以邪說欲正理折私情於唇舌不亦難哉故璫

萼得以乘機借勢矯誣直言激怒皇上延杖午門而我考功
落職還家議禮之事遂寢然璫萼之讀斯疏也未必不於屋
漏中心膽落地況議禮多人而獨爲人後解爲人後辯載入
通鑑則考功之忠璫萼之佞早已軒輊於史臣之手矣崇禎
二年姪邦瑞任戶部山東司郎中具考功議禮疏與受杖之
事錄呈上覽勅禮部與諸閣臣會議其時羣臣鑒璫萼之奸
而於考功之忠尙不敢輕有定論適原任光宗朝刑部尙書
鄒元標致任在京閱邸報見邦瑞奏慨然具揭禮部部因具
揭成案復追贈考功太常寺少卿春秋享祀第可惜者議禮
疏原版併考功手蹟墨刻版九副皆手作行書小字體勢適

勁溫潤可法俱於明季城陷失去至今多年泰春不勝慨焉
因是知奏議之與詩文不可同日而語也蓋詩文言者無罪
而聞者足戒若奏議朝廷之得失關焉盛衰係焉吾族人但
知吾考功以詩文名世而議禮一疏忠義耿耿可與天地不
朽可與日月爭光可與司馬光呂誨范純仁諸議禮名賢相
伯仲吾薛氏以詩禮傳家閱歷久遠先人不朽之業不復整
見於世不亦取譏於無人乎且通鑑所紀止標爲人後解爲
人後辯而全疎不載使不刊行於世必至久而損失泰春因
較證詳明表而出之約諸同族付之梓人他日更求名筆敘
弁其首庶不沒先人千秋大業於無窮矣

沈撫軍平寇安亳記

國朝 李來泰

順治十年九月山東總兵海時行以膠兵叛嘯聚數萬屠掠
州郡將南下寇亳時沈公以撫節鎮淮聞警知亳州爲西南
要地逆所必圖而附近不足以禦賊非躬行不可乃卽率士
啣枚西向日夜兼程以赴援當是時亳遭流寇傷殘安輯未
及十載哀鴻甫集膽怯傷弓雖城中知有固守而郊關復虞
前轍及逆兵方抵城東北三十里而公赴援已至於是乘逆
猶未安營四面疾攻自午至酉逆眾且強未得少挫公乃親
執桴鼓督攻踰時逆勢稍却公大呼於陣前曰賊靡矣眾復
奮力齊擊逆遂奔敗追殺數十里自九月二十九日逆兵抵

亳境而公援適至不越宿而數萬之強寇卽勦平之成功之速而地方不遭其害亳當四衝之區而城小兵微每遇寇起多不能支明自崇禎八年春流賊焚殺北關後復遭寇變凡七年之中計有六次至十五年之變爲更慘此生民之不幸雖氣運使然而實守禦之無人也夫上無明君則下皆懦帥民之所以遭殘上有聖主則撫皆老成邦之所以獲寧也兵革之事何代無之唯在督撫得其人耳公以垂危之亳而使**護**復安堵摧強寇於一旦令民若不知有攻戰者固公策應之神速而亦

朝廷任擇之精知人則哲也逆自破散後尙有未盡受誅者公思不滅之無以安衆盡滅之復傷天地之和乃下招撫之令首事者卽縛轅待罪而餘眾亦一時投戈矣於是安插降眾給甯係累所獲資物悉犒之將士入亳城之日老幼懽迎於路接踵三十里公慰之曰仗

天子威靈不致逆蹂躪茲土是爾民之福而有司之克守也余何力之有焉是役也凡軍需不擾民一物雖壺漿之獻亦固却焉垂橐而入竟宿還軍淮上公諱文奎奉天籍浙江會稽人

九日讌譙樓記

高搏九

丙申之歲節屆重九太守張筵招集羣賢於南城譙樓之上

列菊爲屏一絲一竹設而不張客至揖坐不立監史觥酬交錯更僕不厭旣而撤幕啟窗近眺遙矚秋氣橫空金飈振木辭柯依幹丹黃殊狀極目蒼莽一望無涯逮俯視城郭首尾相啣襟帶渦流交閭撲地聖宮元殿森然峙立帝德王功依稀若接四顧誠可樂也斯時或倚窗寄傲或握手談心或對花悅目或撫景生情各適其所適而莫之拘焉及更盞加爵移席聯几遠述古烈近討時事銀燭重剪高談轉清漏下數鼓晨星窺戶姝子輸誠大夫前席余乃離坐而言曰古今勝遊以良晤爲足述如蘭亭之修禊事黃鶴之溯仙踪岳陽表憂樂之懷醉翁盡山水之興皆以爲一時之美談若夫簡兮

抱志於榛苓淇澳興懷於菉竹美人在望盛德難忘夫不有進焉者乎當此鼠不驅人鴻不悲野共慶再造之日而良辰在目優游言歡凡在坐之同人吏有仙風士無飾節傾魯酒而話唐風寧得僅等之登高之遺事已耶於是不辭固陋而記之

來鶴亭記

張廷玉

予嘗爲李生作瑞穀亭記偶示毫之士大夫咸曰此吾鄉李孝廉事也又有來鶴一事尤足異者因叩之而所聞益詳孝廉自父歿廬墓後於雍正元年七月遭繼母魏太孺人喪年已七十矣猶作孺子泣因又廬墓三年練衣桐杖朝夕攀樹

號泣哀動行路是年十月有羣鶴繞墓飛鳴翔舞明年七月羣鶴復來棲止墓側竟日不去遠近傳爲奇事因建亭於其間予於是益嘆孝之所感無微不格也史稱陶侃喪母有鶴化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潔吳叔和母沒負土成墳有赤鳥巢門之異由今觀之信而非誣乎余又聞孝廉居鄉抑然謙退其以身教家務爲孝友嫻睦至今子孫稟其教一門之中長令幼從內外無間有董召南江浦鄭氏之風夫家庭和氣之感鳥不爭巢而棲昔歐公爲海陵鄭氏卜者今觀李氏子孫振振知孝廉之流澤長矣

薛考功奏議序

劉恩浦

自有明以來吾亳人物咸推薛君采先生爲第一先生學宗伊洛詩軼宋元爲西北諸儒之倡當嘉靖初大議禮進爲人後解爲人後辯數千言竟以此罷官去遂高臥不出益自徜徉于山水間先生歿而其後人於萬曆辛卯刻考功集先生之詩文充棟獨求所謂大禮議者而不可得蓋諱之也夫隆慶改元議禮諸臣業已概蒙湔洗至神宗時猶諱之此何意歟吾讀汪鈍翁明史擬傳頗崇尚此文而惜其闕略而不備每以爲恨一日老友田汪陂持文一卷見示則議禮全稿也云得之其孫采臣家余反覆觀覽歎其引據精確有何子元鄒謙之兩先生所不及者故畧爲正其魚豕刻而布之使海

內知先生者有所嚮慕嗚呼考功全集凡十卷明季之亂簡編散失惟余家書篋中之所藏者趙璧僅完每欲模寫付梓以此文冠其首而自傷力有不逮然此意則何日忘之毫南里許爲先生藏玉之所其東則薛氏閣又其東則祇樹園先生之臺沼存焉今皆歸之緇徒黃冠而不可復問獨此區區數千言者猶能保全於兵燹亂離之後蠹蛀剝蝕之餘則先生可謂有後而采臣之賢爲不可沒也因記其本末而弁於端

王氏三世節孝詩序

陳宏謀

亳州王氏三世以節孝著有司旣請旌其閭當代立言者復

相與歌咏之於是天下無不知有三節婦者濱州刺史王君稼亭蓋節母支孺人之曾孫田安人之孫而劉安人之子也哀所得詩篇若干首都爲一集而問序於余余讀之瞿然曰從一而終婦道也而苦節之難則視忠臣烈士爲尤甚蓋其生長深閨非有詩書禮義之教而及其遭逢多故艱難困苦有中人以上所不能堪者故詩三百篇柏舟而外不少槩見我朝風化之美以節見者指不勝屈而婦姑相繼至於三世者則未之前聞今乃於王氏見之嘻異哉夫道有困而必亨數無往而不復其在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王氏當不絕如綫之餘賴三節婦繼繼承承迄於不墜則王氏之

子孫其必有以大其宗也固宜吾聞刺史事母以色養先銓
四川崇慶州以母老恐不能迎養遂乞改近地復補濱州嘗
語人曰吾少遭閔凶恃吾母與祖母以養以教幸而成立今
祖母已不可復見矣肯置吾母於六七千里外乎言未既遂
至泣下由是觀之刺史之能孝其親也不待言矣夫烏有孝
於親而傲其上者乎烏有孝於親而虐其民者乎則其必將
以古循吏爲法而他日之所以報國者觀其所以承家而又
可知矣刺史勉乎哉至三節孝之事已詳著諸篇故不具論
異時當更爲傳以紀俾言女宗者有所考焉

封行人司行人劉紹字墓誌銘

姜宸英

公諱承明字紹宇本姓竇氏原籍山西沁水縣祖玉禹公由
舉人歷任河南懷慶府太守父文學璉溪公太守爲吏廉卒
於官文學貧不能歸葬有女弟劉孀居同僑寓鹿邑未幾文
學夫婦相繼逝鹿邑時公甫三歲劉遂挈爲已子因姓劉氏
公亦事姑妹如母更十年姑妹終哭踊之節衰苴之數不異
於所生而其於本宗念之尤甚撫一弟教之讀書至成立弟
沒撫其孤亦如之雖遷家於臺還至沁水掃除邱壠立祭田
合族以食訪諸親族之貧者贈卹之尤厚其所至視鄉里之
疾痛飢寒凡力之所得爲者不以靳其力於人凡財之所可
賙給者不以私其財於已故設施所及人鮮不獲其濟而當

時之稱善人未有先公者世途缺陷人生少得自遂公少遭
離亂中年肥遁優遊泉石訓課子弟晚更身膺封秩綿壽九
十及享太平之盛何其幸也其卒以康熙三十七年六月甲
子 覃恩勅封徵仕郎行人司行人男世沛候選教諭次恩
沛行人司行人女三張瑞張斐郭天培其婿孫三曾孫一蓋
先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氏之由來尚矣自漢
初有改姓濫觴於射陽奉春混淆極於唐末五代之際甚矣
其因事避難依親串冒他姓者比比也至若幼稚失怙受人
之恩勤鞠養彼既無子不忍自還其宗不失爲仁厚之意然
譜牒不明或至散佚則木本水源之思爲人後者能無痛乎

故大行君從余乞銘欲使子孫百世知所從來尤仁厚之至
也而余不可以無詞銘曰后緡自出是爲姓遷於卯金枝葉
盛秉義蹈仁履險正旣安而穰考終命於亳之野穿厥藏魂
兮逍遙歸故鄉綿綿世祀漳流長

封修職郎鄉貢進士張訥菴先生墓表

沈德潛

吳江學博張君海濤向於長安相識諭吳之明年手其考訥
菴先生行實請曰吾父讀書敦行爲德鄉邦抱材未遇士林
惜之鯤無似不克顯揚吾父所藉以不朽者惟在先生之言
余悲其志弗忍辭君諱養聖字純夫號訥菴其先自洪洞縣
遷亳州祖應麟早卒父亮工甫三歲母章孺人撫以長入郡

庠復中道亡君念祖母半世辛勤父未能終養事祖母極孝家貧藉脯修以市甘旨祖母年九十乃歿君以苦節泣陳當事建祠立坊慷慨好義鄉閭患難如在其身毫有私舖地方諸無賴與悍役私通設店數處入其中者鎖繫榜笞飽橐乃已病死傾家者無算君倡同志數人請於州牧革除其店旋夤緣復興同志者咸畏避不敢前君獨具呈監司鮑公情詞愷切鮑公提諸店重懲勒碑永革其害遂息事在康熙五十二年君天性穎發博聞強記落筆數千言厭世儒置經史不講因取九經十三史研窮探索凡聖賢之義蘊論說之異同與夫歷代政治之盛衰興廢無弗貫串於胸爲諸生試輒第

一年七十猶首列數竒不遇竟以鄉貢進士終嗚呼今之爲士者較其身之利害如毫毛然而鄉閭患難漠不相關遇事假公濟私徒知抗官罔能顧大局蓋比比也君急鄉閭患難竟得上允下綏使付君民社之責必能興利除弊爲德一方惜乎治章句守兔園冊者競取青紫享高位而君之淹通經史反不得一第也可不表之以風末俗哉余重學博舊知故於其請也爲敘君大端書於隧道

祭貞孝何母楊太安人文

倪文蔚

維光緒十五年春月吉日謹具清醴嘉羞致祭於
皇清貽封安人旌表貞孝何母楊太安人之靈而記之曰嗚

呼何母巾幗之傑有補人綱無慚坤極守貞矢志五十累霜
皚然之操日月同光惟母冲齡習禮明詩笑言不苟淑資令
儀夫子英年吾鄉之僑慕母之賢介媒致聘天胡不弔天此
佳士未婚而殤於宗不祀噩耗驚傳母曰吾命一諾終身婦
道斯順欸欸陳辭請於高堂身已許人不亡其亡逆以素車
禮成衰絰賀者弔者盈門掩泣孝事舅姑先意承歡雍穆處
家門無間言樓下積薪寇繞其外紅光燭天巨賊返旆遭家
多難喪厥口口貧無以存母乃怡然猶子者才母教以義猶
子生子爲亡者嗣亡者有嗣母志無虧茹蘖飲冰甘之如飴
母年七十撒手蓬山芳刑懿訓彪炳人寰惟母之操貞筠古

松不榮於春不瘁於冬惟母之德渾金璞玉蘊采匿光有目
其矚惟母之志素縑白璧譬彼媧皇補天以石惟母之行勤
樸自好垂老光陰猶秉姆教惟母之心古井之泉雖生之日
猶死之年惟母之節千秋稱述雖死之年猶生之日文孫髫
年奉安窀穸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方今

聖世褒揚貞孝

綸音賜旌彤管有耀傳母平生桑梓之光撫拾蕪言聊貢馨
香惟母高風載於志乘後人讀之世風以振惟母英靈不泯
於天降爲偉男爲聖爲賢嗚呼尙饗

答肥河天主堂英教士瞿功昭第一書

宗能徵

陳茂聰忤逆不孝其父陳廣心及該族公叩拘究卽行飭提
管押在案是忤逆之子不能不詳細審度從嚴懲辦以維風
化况我

朝首以孝治天下凡屬臣民莫敢不盡其孝以爲修身之本
中國重儒崇道雖三教殊途究不外乎一理卽回教之來自
西域者亦莫不以聖賢之道爲歸近年貴教傳至華夏信從
者固不乏人疑視者十居其九我

皇上以貴教本係勸民爲善亦猶中國之以孝弟教民並無
他意因下保護之

詔視中外如一轍久不作爲歧異似貴教亦與敝國之教合

流斷不可自以爲異致愚蒙之猜疑轉使無所適從也幸甚
是敝國之民從貴教不得謂非而貴國之士欲爲孔子孟之道
者亦無不可從貴教者曰之曰教民從孔孟之道者亦可稱
之曰教民同一教民彼此何必爭庇致生嫌疑耶陳茂聰以
不孝見惡於父於族眾是敝州之莠民而投入貴教以爲有
山可靠轉得貴司鐸曲爲庇護使

國法不得而伸頑民不知所儆應非貴司鐸傳教本意旣承
一再函囑當提集覆審察究萬不肯畸輕畸重稍涉枉縱若
其力求改過當交伊父領回管束但此等莠民可教者教之
不可教者棄之庶幾眾怒息而貴教行俾此邦百姓咸知貴

教正大光明一如中國之教之無所偏倚而樂從如歸市也
答英教士瞿功昭第二書

宗能徵

內地政務自應由地方官主裁非若租界會審衙門他人可
得與問州民陳廣心呈首其子忤逆此敝州應辦之案與貴
教堂並無干涉來函稱該民人已赴貴司鐸處具結白無其
事實深詫異之至但質諸高明中外有此理乎久聞貴司鐸
樂善不倦自以傳教爲務可也敝州有父母斯邦之任亦以
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可也彼此爲所當爲正不必徇情
曲庇顛倒其是非此案既承關說總須陳茂聰痛改前非由
陳廣心爲之乞宥方能寬釋陳茂修等亦經傳訊明確均無

不合之處敝州奉

天子之命來牧茲民視民事如己事不敢稍有枉縱幸望貴
鐸錫原之



